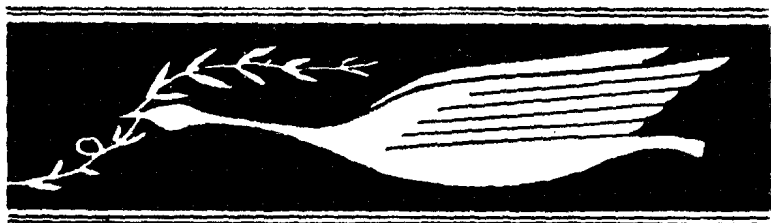




邱吉爾 大戰回憶錄

中外文化資料供應社譯
中華印書局出版發行





邱吉爾 大戰回憶錄

第一卷 風雲緊急

中外文化資料供應社譯
中華印書局出版公司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一——五〇〇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再版（五〇〇一——一〇〇〇〇）

邱吉爾大戰回憶錄

定價 元

著者 邱吉爾

譯者 中外文化資料供應社

南京香鋪營二一號

印刷者 中華印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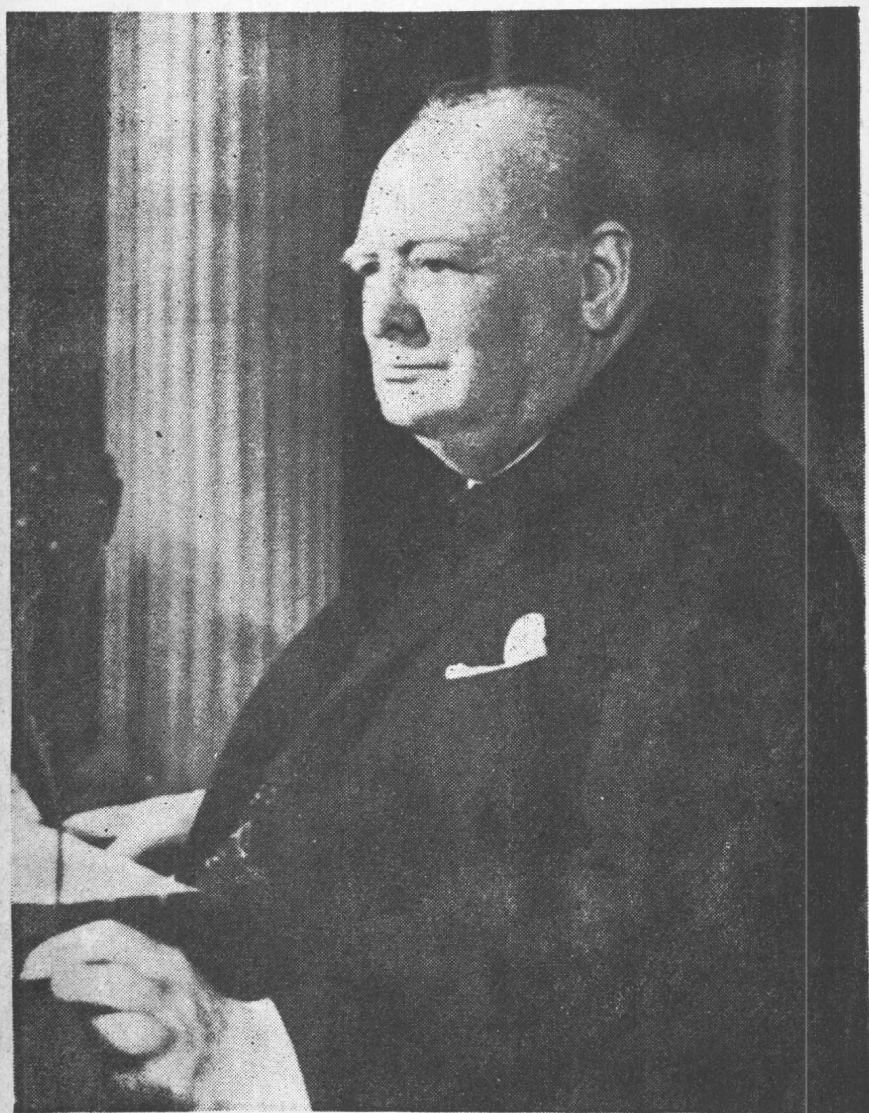
南京三茅宮俞家巷十六號

電話：二一四五九五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中華印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



邱吉爾像

自序

我已經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寫進『世界的危機』(The World Crisis)『東線戰場』(The Eastern Front)，和『大戰的後果』(The Aftermath)等書裏面去了，因此我祇能把目前要寫的幾本書看作是上述幾本書的續篇，待這幾本書寫完了以後，再和以前寫的幾本書總合起來，那就等於是另一次三十年戰爭的全部記錄。

我現在所用的方法，和以前寫上述那幾本書一樣，儘可能遵循了狄孚氏(Deloe)寫『騎士回憶錄』(Memoirs of a Cavalier)所採取的法則，以個人的經歷作線索，來記述與討論一個時代的軍政大事。在人類有史以來兩次最大的災難中，都擔任內閣中高級職位的人，恐怕我要算是唯一的一個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的職務雖很重要，但總算是充當僚屬，然而在第二次與德國作戰的期間，我有五年以上的時間担任着帝國政府的首揆，因此我這次寫起書來，也比以前更具權威。

我在這三十年中的活動和主張，構成了我的終身事業，也為我的終身事業作了註腳。如果人們能以此作為批判我個人的根據，那就感到很滿意了。我一向堅持着一個原則，那就是我從不在事後

批評任何一項有關戰爭或者政治的措施，除非我在事前曾經公開地或者正式地表示過我的意見，或者提出過警告。我曾經和許多我所喜歡，或者我所敬佩的人發生過意見上的衝突。要我把這些情形全都記錄下來，固然使我覺得難過；但是我們如果不把過去所得的教訓作為將來的借鑑，則是不對的。希望不要有人對本書所敘述的那些高貴而善意的人表示輕蔑，而忘記了自己反躬自省，去查改自己的政績，去把過去的教訓作為自己行為的借鑑。

不要以為我認定每個人都會同意我所說的話，更不要以為我認定我現在所寫的都必然會受人歡迎。我僅僅根據我自己的信念來寫下我自己的見證。

沒有一次戰爭比最近這次使得這個自上次戰爭中逃脫出來的殘破世界全遭破滅的戰爭，更容易防止的了。雖然經過千百萬人民的努力與犧牲，雖然正義的主張終於獲得了勝利，但是我們今日仍舊沒有得到和平或者安全，而且我們還陷入了，甚至比以前更為險惡的危機。這個事實表示我們人類的悲劇已經到了它的最高潮。我誠摯地希望，對過去的反省可以作為將來的指南，使得新生的一代，能夠設法補救以前遺留下來的某些錯誤，因而按照人的需要與榮譽去控制可怕的，未知的將來。

溫斯頓，施賓塞，邱吉爾序於肯特郡，維斯特罕姆，察威爾。

一九四八年三月

目次

自序

上冊 從戰爭到戰爭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	(一)
第二章	太平盛世	(一四)
第三章	多難凶歲	(二二)
第四章	空中均勢的喪失	(二九)
第五章	海空諸問題	(三七)
第六章	對意大利的制裁與希特勒的發動攻勢	(四五)
第七章	不安的等待與德國的整軍	(五三)
第八章	艾登在外務部及其辭職	(六二)
第九章	捷克與慕尼黑悲劇	(六八)
第十章	慕尼黑的冬天	(七八)
第十一章	布拉格阿爾巴尼亞和對波蘭的保證	(八四)
第十二章	蘇聯態度模稜	(九一)

下 冊 黎明前哨戰

第十三章	歐戰的前夕	(九八)
第十四章	大戰爆發	(一〇六)
第十五章	海軍部工作	(一一五)
第十六章	波蘭的燬滅	(一二三)
第十七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一三〇)
第十八章	法境前線	(一三七)
第十九章	戰鬥日益劇烈	(一四四)
第二十章	磁性水雷	(一五一)
第二十一章	海面襲擊者	(一五八)
第二十二章	普萊特河口外之戰	(一六四)
第二十三章	斯坎的那維亞與芬蘭	(一七一)
第二十四章	一個黯淡的新年	(一七八)
第二十五章	暴風雨之前夕	(一八六)
第二十六章	艦隊的衝突	(一九四)
第二十七章	納爾維克	(二〇三)
第二十八章	特倫耶姆	(二一一)
第二十九章	挪威登陸戰的挫敗	(二一九)
第三十章	張伯倫內閣的垮台	(二二八)
譯 後 記		(二三六)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

以戰止戰的戰爭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以後，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深信和希望這個世界會接受和平的統治。如果我們能堅持這種正確的信念，如果我們具有合理的常識，和謹慎的態度，則全世界人民這種由衷的希望，是不難獲得實現的。所謂「以戰止戰的戰爭」一詞，在當時曾流傳在每個人的口頭，而且爲了使其能够兌現，確也採取過若干具體的措施。一般認爲代表美國威權的威爾遜總統，已經把國際聯盟這個觀念，深深印在每個人的腦海中了。出席凡爾賽和平會議的英國代表團，曾經把他的意見熔鑄成爲一個具體的方案，這個方案如果實行，無疑將在人類艱苦的旅程上永遠構成一塊劃時代的紀程碑石。勝利的盟國，在那個時候，對其外在的敵人而言，可說是具有無上的威權。固然它們面對着內部若干嚴重的困難以及許多不知如何解決的難題，必須設法解決，但是中歐大片的土地上，幾個首先發難的條頓民族國家，已經屈服在它們面前了，至於俄國，在被德國擊潰之後，復遭內戰的慘禍，已逐漸在墮入布爾希維克或者共產黨的魔掌。

血跡斑斑的法蘭西

一九一九年夏天，盟軍達到了萊茵河沿岸；他們的橋頭陣地，已經深深地楔入了被擊敗的，被解除武裝的和飢餓的德國。勝利各國的首腦們，正在巴黎爲德國的將來問題而爭辯着，在他們面前擺着一張歐洲地圖，他們差不多要把它怎麼重劃，就可以怎麼重劃。經過了五十二個月的艱辛與危險，條頓民族的聯合陣線已經躺下來聽候他們的處分了。屬於這一陣線的四個國家中，沒有一個是可以對他們的意志稍示違抗的。罪魁禍首的德國，已經被公認爲造成這次世界上漫

天大禍的主要原因，而聽候那些剛由痛苦中掙扎出來的征服者們的處分或者擺佈。而且，這個戰爭不是政府與政府間的戰爭，而是民族與民族間的戰爭。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強國，全都把整個的生命力，傾注在憤怒與屠殺中了。聚會在巴黎的作戰領袖們，都是被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最憤怒的浪潮沖激到那裏去的。在烏得勒支（Utrecht）與維也納（Vienna）條約的時代，無論勝敗兩方的貴族政治家與外交官，大家都能聚在一起作有禮貌的爭辯，然後再按照他們自己所協議的原則，來修正當時的制度，絲毫不受任何民意的拘束。然而那個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了，各地方的人民，為他們身受的痛苦所激動，為民衆大會所給予他們的教訓所感召，成千成萬地羣集起來，要求全部報復。站在勝利的塔尖上的領袖們，誰在會議席上輕易地把戰士們從千百個鋪滿血跡的戰場上掙來的果實拋棄了，那就該誰倒臺。

法國由於她在戰爭中的努力最大和損失最多，便在會議中佔着領導的地位。將近一百五十萬的法國人，在他們祖國的土地上，爲了抵抗敵人的入侵而犧牲了他們的性命。在短短的百年之內，巴黎聖母院的鐘樓，曾經在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一八七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五次看到普魯士槍彈的閃光，聽到他們大砲的雷鳴。現在法國十三省的土地，又在普魯士軍隊的鐵蹄之下，渡過了四年可怕的歲月，廣大的地區遭遇了敵人有計劃的蹂躪，和兩軍對壘時的破壞。從凡爾登（Verdun）到都龍（Doullon）幾乎找不出一戶人家，不爲他們的戰死者哀慟，不爲他們的傷殘者痛惜。對於那些曾經在一八七〇年作過戰和受過苦的人，包括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在內，法國竟然能够在這場更爲慘烈到不知若干倍的鬥爭中獲得勝利，似乎有點近乎神蹟。他們終身都是生活在對日爾曼帝國的恐懼裏面。他們記得俾士麥（Bismarck）在一八七五年會想對他們發動預防性質的戰爭；他們也記得譚卡賽（Tannenberg）在一九〇五年，曾因德國人殘暴的恐嚇而被迫辭職。他們曾因一九〇六年的摩洛哥事件，一九〇八年的波斯尼亞洲爭執，和一九一一年年的阿格底（Agadir）危機而戰慄。德皇那種充滿着『鐵拳』與『凱甲』等字眼的演說，在英美可能被當作笑料看待，然而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這却如響着更鐘一般可怕。他們生活在德國軍事威脅之下，幾乎達五十年之久，現在，在付出了流血的代價之後，這種長期的逼害總算是被解除了。和平與安全終於都得到了。法國人不禁要同聲一呼，『永遠不再！』

可是前途並不容樂觀，法國的人口還不到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是靜止的，而德國的人口則在不斷的增漲，不出十年，德國每年達到適役年齡的青年男子，必將兩倍於法國。德國幾乎單獨和全世界作戰，而且幾乎獲勝，那

此深知戰爭內幕的人，莫不驚惶於大戰的結果有好幾個時機曾經一再懸擺於勝敗之間，真是間不容髮，最後，由於偶然的事件和機緣，終於扭轉了勝敗的關鍵。將來一旦有事，試問有甚麼把握能够使盟國青年成千成萬地出現在法國或者東方的戰場上呢？俄國已經是破落不堪，而且也變得太不像從前了。英美和歐洲却又遠隔重洋，而且大英帝國自身似乎也已被那些除了它自己的臣民以外都無法了解的問題所糾纏着，甚麼樣的事變能够使微米山脊（Vinny Ridge）戰役中強悍的加拿大人，維勒布里敦諾（Villers-Bretonneux）戰役中光榮的澳大利亞人，巴斯痕德勒（Passchendaele）戰役中無畏的紐西蘭人，以及一九一四年嚴冬保衛阿蒙提亞爾（Armentières）一線的，堅忍的印度軍團再度趕到法蘭西和法蘭德斯（Flanders）來呢？甚麼時候纔能使愛好和平的，無憂無慮的，反對軍國主義的不列顛帝國，再度派遣二三百萬的軍隊，馳驅於亞爾多瓦（Ardois）與畢迦的（Picardy）的平原呢？甚麼時候纔能使美國兩百萬精銳再度跨海跑到夏班尼（Champagne）和阿爾良（Arras）來呢？疲憊，破碎，但是無可否認地仍爲一時之雄的法國，不禁懷着感恩一般的驚疑態度，與提心吊胆的恐懼心理來瞻望未來的前途，安全在那裏？如果沒有它，則已經得到的果實似乎便毫無價值，而生活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娛中，也將變得不可忍受。她的最大的需要是安全；爲了爭取安全，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和使用任何方法，不論這方法是如何的嚴厲或者甚至殘酷。

萊茵邊界問題

休戰之日，德國軍隊有秩序地撤退回國。「他們打得不錯」，盟軍總司令福熙元帥（Marshal Foch），眉宇間露出勝利者的驕傲，以戰爭的英雄氣概這麼說，「讓他們保留他們的武器」。不過，他要求法國的邊疆，必須伸展到萊茵河沿岸。德國可以被解除武裝；她的軍事機構可以被摧毀成爲粉碎；她的碉堡可以被拆除；全德國可以使之趨於貧乏；她可以被強迫負無限制的賠款；她可以成爲內部封建制度的犧牲；但所有這一切，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內，都會成爲過去。「日爾曼民族全體各部落」那種無法摧毀的力量，勢將重新興起，而普魯士武士胸中未熄的怒火，也勢將再度燃燒。但是祇要萊茵河，廣闊的，深遠的，波湧流急的萊茵河，一旦在法國軍隊手裏，爲法國軍隊所設防，就等於是一道天塹。

，可以使法國在幾世紀內，安然地睡在後面自由在地呼吸。然而英語國家所持的意見却不盡然。法國如果得不到她們的支持，便祇有屈服。凡爾賽條約有關領土的條款，實際上使德國幾乎仍舊保有原來的疆界。她仍舊是世界最大的一個純種的民族集團，當福熙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字的消息時，他曾極正確地表示他的意見說：「這不是和平，這不是二十年的休戰。」

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

和約中的經濟條款是極險惡而又愚蠢，以致使得這些條款的本身，顯然成了完全無用的廢物。德國被迫要付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額賠款。這種強迫的命令充分說明了勝利者的憤怒，同時也說明了勝利各國的人民，缺乏了解，不知道一個戰敗的國家或者集團，是永遠無法付出一筆巨額的賠償來完全彌補一次近代戰爭所付出的代價的。

對賠償問題的愚昧無知

大多數的人民，仍舊昧然於若干最簡單的經濟事實，而他們的領導者，爲了欲爭取他們的選票，也不敢公然向他們解釋。各地的報紙，依其一貫的作風也祇是附和甚至誇大當時流行的意見。很少聽到有人解釋賠償的支付祇能出之以勞役的方式，或者實際搬運其現存的物資，用車輛或者船舶載運返國。同時也很少聽到有人解釋，即使這些物資達到了要求賠償的國家，也會使當地的工業遭受打擊，除非那個國家的本身，仍舊逗留在原始的社會，或者受有嚴密的管制。實際上，正如俄國人現在所學會的一套，惟一能够掠奪一個戰敗國家的方法，便是運走其所需要的一切可能運走的東西，並驅使其一部份人力作爲永久或者暫時的奴隸。但即使用這種方法得來的賠償，也無法與戰爭的全部代價，相題並論。沒有一個位居要津的人有足够的睿智和超然的精神，破除一般人的愚昧，來向他的選民明白解釋這種基本的，殘酷的現實；而且即使有這樣的人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勝利的盟國，仍舊一再宣稱要把德國壓榨得「力竭聲嘶」方肯罷休，

所有這一切，對於世界的繁榮，和德國人民的心理，都有極嚴重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這些條款從來沒有強制付諸實施，相反地，德國將近十萬萬鎊的物資，雖被勝利各國劇作賠款，然而過不了幾年，却又主要由英美兩國貸予十五萬萬鎊巨款，使德國所受戰爭的創傷，迅速地恢復了原狀。這個辦法雖是非常慷慨，但是勝利各國的人民，由於胸中的積怨未消，仍舊不斷地發出狼聲的咆哮。而他們的政治家，也就不斷地向他們提出保證，一定要使德國『付清最後的一分錢賠款』。致使德國人民，並不因此而感激涕零。

德國之所以支付，或者能够支付後來盟國向她所要求的些許賠款，還是由於美國正在不斷貸款給歐洲，尤其是給她的原故。事實上，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這三年期間內，美國從各地區以分期收還戰債的方式所收回的款子，僅等於她貸給德國的五分之一，其他的款子全都是無法取償的。可是，每個人似乎都很感到滿意，而且似乎認為這種辦法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歷史將會證明所有這一切辦法都是糊塗到了極點。它們僅僅幫助造成了軍事上的災禍，以及『經濟上的崩潰』，尤其後來的情形是如此。德國在那時候拚命地吸收各方面瘋狂地向他貸出的債款。由於有人盲目地鼓勵人民去援助戰敗的國家，由於這麼貸出的款子可以收到很高的利潤，英國的投資商人，也正式參與了這種交易，不過其規模遠較美國的爲小罷了。因此德國所獲得的貸款達二十萬萬鎊，而以各種不同方式，如交出生產資財，支付外幣，或者利用美國巨額貸款等賠償給各國的款子，總額不過十萬萬鎊。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複雜而愚昧的可悲故事，而且不知浪費了多少人的心血，纔算把它創作完成的。

匈奧帝國的毀滅

另一個可悲的事實，便是因聖日爾曼和約與特里濃和約的簽訂，而使得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完全解體。自幾世紀以來，這具神聖羅馬帝國的遺骸，總算使得許多不同的民族維持了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並使他們在商務上和安全性上，獲得了不少利益。在我們這個時代，這許多民族中間，沒有一個是有力量的可以獨自抵抗自復興後的德國或

俄國方面傳來的壓力。但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者帝國的組織，而從旁鼓勵這種願望的，也都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東南歐洲巴爾幹化的後果，是使得普魯士與德國（The German Reich）的實力，也相對地擴大了。因為這個國家，雖說受了戰爭的創傷，然而她的疆土既得保全，她的實力就一區域而言，仍舊佔着壓倒的優勢。從前構成哈布斯堡帝國（The Empire of Hapsburg）的各民族或各省區，在獲得獨立之後，其痛苦恐怕祇有古代詩人與神學家所描寫的地獄中的情形地與比擬。高貴的古都維也納，優美文化無傳統的搖籃，公路，河流與鐵道交通的樞紐，現在像座荒漠中的大城一樣，赤裸裸地屹立在大部居民業已星散的貧困地區，受着饑餓的侵襲。

威瑪共和國

勝利者把西方各自由主義的國家所長久追求的理想，全都強迫德國人接受。他們免除了強迫服役的重担，他們也無需再保存大量的軍備。雖然他們沒有償還的能力，然而巨額的美國的貸款却源源流來。一部民主的憲法，已經在威瑪（Weimar）根據最新的學理起草完成了。帝王們被放逐了，一般無用的人被舉出來當了議員。但在這個脆弱的組織下面，却掩蓋着一個強大的，戰敗的，但實質上並沒有受何損傷的德國的憤怒。美國人反對帝王的偏見，既沒有受到勞爾喬治（Lloyd George）任何批評，自然使這個被擊敗的帝國看得很清楚，祇有建立一個共和政體，纔可以自盟國方面得到比較好的待遇。假使當時能把尚在樞樞中的德皇孫兒抬出來在攝政院（Council of Regency）之下作為憲法上的主權者，那麼德政府的政策也許會比較開明，而威瑪共和國的基礎也許可以日趨穩固。然而，各盟國却計不出此，致使德國人民在其國民生活上感到了很大的空虛。所有一切軍事上和封建上的有力份子，本來可以號召到立憲王國政府這邊來，並可能因它的原故而尊重，並支持這種民主議會的新制度的，在那個時候，也就星散零落了。因此，威瑪共和國及其所有一切帶着自由主義色彩的制度，不論好壞，都被認為是敵國政府強迫接受的恩賜，它無法獲得德國人民忠誠的擁護和愛戴。他們在絕望之餘，於是便暫時投靠了年過的興登堡元帥（Marshal Hindenburg）。其後，因為各種強大勢力的追逐，這種空虛更是擴大了：於是一個瘋狂而激烈的魔王，人類空前最大怨毒的化身——希特勒軍曹（Corporal Hitler），在稍經片刻猶豫

之後，便大踏步跨進了這個空虛的缺口。

美國拒絕對法保障

法國已經被戰爭拖累得精疲力竭了。自一八七〇年以來便夢想着欲發動一次報復戰爭的一代人，固然是勝利了，但是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也是驚人的，那就是整個國家生命力量的削弱。那迎接勝利的黎明的，已經祇是一個形容枯槁的法國西了。在大功告成的次日，法國全國便又充滿了一種恐懼情緒，由於這種情緒的作祟，福熙元帥纔提出以萊茵河為界的要求，以保障法國的安全，以防禦強鄰的侵襲，但是英美的政治家却認為，把德國人稠密的地區併入法國的版圖，有違十四條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以及民族自決的原則。這些原則既然是和平條約的基礎，於是他們便祇好拒絕法國的要求。他們改向克雷孟梭（Clemenceau）提出下列諾言，終於取得了他的同意：第一，英美聯合保證法國國防的安全，第二，設立非武裝區域；第三，永久解除德國全部武裝。克雷孟梭終於不顧福熙元帥的抗議，以及自己本能的反對接受了這個建議。因此威爾遜、勞爾喬治和克雷孟梭三人，便在保障條約上簽了字。可是美國參議院不肯批准這個條約。他們責備威爾遜總統不該在這條約上簽字，而對我們這些在和平談判上一向順從他的意願的人，也不大客氣地教訓了一番，說我們對於美國的憲法，應當有比較清晰的解。

克雷孟梭的垮台

在法國人民的恐慌憤怒與紛亂中，這個具有震世威名，而且與英美人士保持特殊友誼關係的克雷孟梭，便立刻被擠下台了。波盧塔克（Poincaré）說過，『對於他們的大人物常常忘恩負義，便是一個強悍民族的特徵。』當法國國力正是疲憊不堪的時候，法國人這一任性的舉動，實在不能不說是太缺乏周詳的考慮了，因為，這樣使得作為法國第三共和國特徵之一的政黨鬥爭，與對政府不斷的攻擊又復活了，不論對於參與這種鬥爭與攻擊的人是怎樣的有利或有趣，但究

更不能使法國獲得甚麼補償。

進軍魯爾區

法國最頑強的人物樸印開雷 (Poincaré) 繼任了克雷孟梭的位置以後，立即想把萊茵區 (Rhinland) 置於法國的保護與控制之下使其獨立。這當然沒有成功的希望。但他毫不猶豫地要將軍隊開入魯爾區 (Ruhr) 以強迫德國賠償。這固然祇是強迫德國履行條約義務，但卻遭遇了英美輿論方面嚴重的抨擊。

馬克的崩潰

由於德國整個金融與政治制度都已解體，以及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間付出巨額賠款之結果，致使馬克迅速貶值。法國對魯爾區之佔領，在德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感，於是德國政府便故意大量印鈔以便整個摧毀其貨幣的信用。在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四十三萬億馬克，纔能折合英鎊一鎊。這種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社會與經濟的後果，是極嚴重而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儲蓄全部被掃光了，因此預先給國家社會主義鋪下了一條平坦的道路。托萊斯組織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建立了起來，使得德國整個工業制度的面目幾乎全部改觀。國內活動的資金，已經全部消滅得無影無踪了。政府所欠內債以及工業界的固定資本與抵押借款，當然也就同時被一筆勾銷，但這並不能抵償活動資金的損失。所有這一切因素使得這個破產的國家，不得不自國外大量舉債。這就是以後幾年的情形。德國人的痛苦與怨毒於是便同時增漲起來了——正和今日的情形一樣。

英國人對德國的態度，最初是很嚴厲的，但不久便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勞爾喬治和樸印開雷之間發生了裂痕，後者剛強的個性防礙了他的堅定而具有遠見的政策。兩國無論在思想上和行爲上都越離越遠，而英國對德的同情甚至愛慕則已經有力地表現出來了。

美國孤立派的抬頭

國際聯盟剛一成立，馬上便遭遇了一個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背棄了威爾遜總統一手創造出來的傑作。威爾遜總統本人，原準備爲他的理想而鬥爭的，但當他剛欲出發以宣揚他的主張時，便遭遇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使得他在以後悠長而極重要的兩年總統任期內，再也不能有所作爲。到了最後，由於共和黨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中獲勝，他的黨和他的政策，便全都洗刷淨盡了。共和黨勝利之後，大西洋彼岸馬上便流行着孤立主義的思想。歐洲必須讓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也必須要其償還合法的借款。同時關稅的壁壘加高了，以阻止外來貨物的流入，使得這條惟一可以清償債務的路，也被堵塞了。在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席上，美國提出了廣泛的裁軍建議，而英美兩國政府，便這麼欣然地去把他們的戰艦鑿沉了，把他們的軍事設備摧毀了。他們用奇怪的邏輯爭論着說，除非戰勝國自己也解除武裝，單獨要求戰敗國解除武裝是不道德的。英美這番譴責的話，在當時，顯然是針對法國而發的，因爲法國鑒於萊茵問題以及保障條約問題都落了空，便仍舊維持了以普遍服役爲原則的法國陸軍，不過在數量上已經被大量減削罷了。

英日同盟的廢止

美國會明白向英國表示，謂英日同盟的繼續維持，將成爲英美友誼關係的障礙。因此，雖然日本人堅守了同盟的信約，這個同盟也就不得不宣告取消了，這件事在日本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感。他們認爲這是一個亞洲國家，被西方世界排斥的實例。許多有用的連鎖，就此被斬斷了。不然的話，在以後的若干年中，這些連鎖也許對和平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自德俄兩國潰敗以後，日本自認她的地位，已經升爲世界上第三海軍強國了，當然也是最高一級的海軍強國，雖然華盛頓海軍協定所規定的主力艦的比例，日本較英美爲低，（五：五：三）但這麼分配給她的數量，恰好正是她的設備和財力在若干年內所能容許建造的，因此她便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兩個最大的海軍強國去把她們的實力削弱到遠在她們